

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(二)

叶嘉莹讲诗歌(之六)

我在讲冯延巳词的时候引了很多李商隐的诗,之所以这样讲,是因为冯词所写的,不是现实的情事,不是明确的事件。他所写的是一种感情的境界,感情的情形谁看见了?所以我不得不用很多别人的诗,把这种境界传达出来。感情的境界,看不见摸不到,又不能像谢灵运的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,而且引别人的诗篇来表现一种境界的做法,在西方的接受美学、符号学里面,叫“诗篇联想轴”。这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明,叫 *intertext*(互文本)。

瑞士语言学家 *Saussure*(索绪尔)说,语言有一个语序轴,一个联想轴。我现在所讲的谢灵运的诗,都是从他的语序轴来讲的。什么叫语序?就是语言排列的次序,他怎么说的?他说“潜虬媚幽姿,飞鸿响远音”。而且我说第三句跟第二句是接着的,第四句跟第一句是接着的,这是它句子的排列次序,是它的句法篇章法,是在句子的排列次序的这条轴线上产生的作用。可是我讲冯延巳的词所用的,是联想轴上的作用,我讲温庭筠的词,也是联想轴上的作用,说“蛾眉”就想到楚辞的蛾眉,“画眉”就想到李商隐的画眉、秦韬玉的画眉。所以欣赏词的方法,尤其是早期这些词,联想轴的作用更多。

而且你还可以发现,单句的一句,说“进德智所拙,退耕力不任”“潜虬媚幽姿,飞鸿响远音”,动词、宾语等次序的颠倒,这是一句中语序的颠倒。说它第三句跟第二句相接,第四句跟第一句相接,这是全篇章法上语序的轴线。至于说联想轴,“蛾眉”有什么联想,“画眉”有什么联想,这是词汇的联想。可是冯延巳的词,“每到春来,惆怅还依旧。日日花前常病酒”,是它整篇让你联想到,李商隐的“飒飒东风细雨来”,杜甫的“且看欲尽花经眼”,这

是整个诗的境界给你的联想。中国古代没有这些理论做基础,现在用西方的理论回头来反省地看一看,中国旧诗的欣赏完全可以说出一个道理来,这样讲才真的能够把诗的好处讲出来。

对偶的几种对法

回到谢灵运这首诗。“初景革绪风,新阳改故阴。”“景”是阳光,表示一种和暖的阳光。为什么说“初景”?因为冬天阴暗的天气刚刚过去,春天和暖的阳光刚刚回来,所以叫“初景”。“革”是改变,“绪”是余留,才转过来的和暖的春天的阳光,改变了余留下来的冬天的寒风。“新阳改故阴”,新的阳光,跟“初景”完全相对。

你会发现,对偶有几种对法。“潜虬媚幽姿,飞鸿响远音”,在底下藏的是潜虬,在天上飞的是飞鸿,意思相反,句法平行,可现在呢,句法还是对偶,可是意思相近。所以对对子可以用相反的意思来对,也可以用相近的意思来对。“初景”跟“新阳”意思差不多,“革”跟“改”意思完全一样,“绪风”是留下来的寒风,“故阴”是过去的寒冷。谢灵运的诗有很多对偶的方法,在语序轴上有这么多花样的变化,你就知道中国的诗是怎样演变的,中国的诗如何从很简单的自然的写作,演进到这么繁复的。所以谢灵运这首诗是代表作品。我现在之所以要举谢灵运这首诗,就是要借这首诗,把中国古典诗歌在句子结构、对偶上的很多艺术方式,让大家有个认识,为讲唐诗做准备。

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。”池塘里面,因为春天来了,长了一片青草,园中的柳树上面有黄莺鸟、燕子,各种鸟飞来飞去,“变”是改变,随着气候的转变,鸟的叫声每天都不一

样。本来“池”跟“塘”是两个名词的结合,“园”跟“柳”也是两个名词的结合,可是“池”跟“塘”是平行的,“园柳”的“园”已经作为形容词用了,是园中的柳树。结合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,可是既然结合在一起了,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名词来对。所以“池塘”跟“园柳”就对了。对偶有很多变化,平行地对可以,相反地对可以,中间有一点变化地对也可以。“池塘”跟“园柳”在对之中不是十分整齐,“春草”跟“鸣禽”也一样。“春”形容“草”,名词作形容词。“鸣”形容“禽”,可是“鸣”本来是动词,所以不完全一样,可是结合在一起,是“春草”,是“鸣禽”。“生”是动词,“变”是动词。这是谢灵运的诗,你看他的对偶之中,都是语序轴上有很多的变化。从“潜虬媚幽姿,飞鸿响远音。薄霄愧云浮,栖川怍渊沉”一直讲下来,你会发现,这些句子很多意思缩成这么短,句法这么复杂,可是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这两句忽然一下子放松了,就是池塘之中长了一片碧绿的青草,园中的柳树每一天有不同的鸣禽叫声,这两句就比较自然。这都是写诗的艺术,不能老这么紧,也不能老这么松,紧了很久忽然间一放松,大家觉得舒了一口气,这两句就变成谢灵运的名句。金元时代的元好问说“池塘春草谢家春,万古千秋五字新”,就赞美“池塘生春草”写得非常好。元好问写过《论诗绝句》,是评论诗的,用绝句的形式来评论。

这两句之所以成为名句,还有一个很妙的故事。谢家不只是高门士族,而且出了一大堆诗人,谢灵运、谢惠连、谢朓,都是有名的诗人。谢灵运有个族弟叫谢惠连,诗写得也很好,谢惠连的父亲不大懂得诗歌,不喜欢谢惠连。可是谢灵运欣赏谢惠连,说“每对惠连,辄得佳句”。每当我遇到谢惠连,就会作出好诗。

因为谈话要有对手,作诗也要有对手,所以庄子和惠子就可以谈话谈得很高妙,庄子要碰到一个普通人,他再谈得高妙,那人跟他对话不上来啊。据说谢灵运作这首诗的时候,能够写出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,是因为他作诗前睡觉梦见谢惠连了。

“祁祁伤幽歌,萋萋感楚吟。”现在他用典故了,用典故有什么好处?典故里面有丰富的意思,所以可以用典故来表现很多的情意。“祁祁伤幽歌”,“祁祁”二字出自《诗经》的《邠风》,幽念 *bīn*,《邠风》是邠国的歌谣。《邠风·七月》,“春日迟迟,采芣祁祁。女工伤悲,殆及公子同归”。“春日迟迟”,冬天的时候是昼短夜长,春天来了白天就长了,所以你觉得春天的一天很长很长,慢慢地天还没有黑,所以“春日迟迟”。女孩子出去采芣,“芣”是一种植物,“祁祁”是长得很茂盛的样子。已经许嫁的女子预想到要离开父母,和丈夫一同到夫家去,所以“女工伤悲”。“萋萋感楚吟”也有出处。楚辞《招隐士》说:“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萋萋。”“祁祁伤幽歌”,读到《邠风》里面“祁祁”这样的句子,我的心就悲伤。“萋萋感楚吟”,读到楚辞里面“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萋萋”这样的诗歌,内心就感动了。“伤幽歌”跟“感楚吟”都表示离别的悲伤,或者是怀念的感情。谢灵运离开首都,被贬到遥远的海边,所以他说当我念这两句诗,就“祁祁伤幽歌,萋萋感楚吟”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老家

邓厚双

记忆中的家乡算不上完美,但也确实值得回忆。记得那时代不大喜欢下雨天,一场雨过后,泥土变得稀松。还没走上两步就得磕磕脚上的泥巴,好像有人拽着你,走起路来特别费劲。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去上学。到距离我家五公里的小学需要走各种各样的路,土公路、青石板小路、坑坑洼洼的水泥路,甚至还得在草坡里摸索,久而久之,原本没有路的地方硬是出了路。这也只是为了去学校能少走一段路。走这样的路摔跤是家常便饭的事儿,摔一跤,并不太疼,但满身的泥巴也会让我心疼弄脏的衣服。

门前的那棵枇杷树带给我不少的欢乐,也算得上我儿时的玩伴。记得那时候常问父亲,枇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呀。父亲只是笑笑,“到了时候自然就长出来了”。我爱枇杷树,不仅爱它的果实,更爱它长得恰好的树枝,不费力地爬上去,就好像站在大人肩膀上。这种感觉是少有的。我会用小刀在树干上刻上我的名字,总觉得刻上名字它就属于我。所以,树干上五花八门全都是我的名字。

到了晚上,我总爱坐在外面发呆,时而抬头望着满天的星星,拼了命地使劲儿数,一颗没有落下,一遍也没数清过。时而看看远处房屋发出的微弱灯光,在黑夜中倒也觉得明亮。我常想,山的那头会是什么呢,肯定会有好去处。不知道想到什么时候,也不清楚想到哪里了。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,看着太阳急匆匆地从山里冒出头,我想,他也着急去看山的那头吧。

我喜欢水,更喜欢玩水。门前的那条小河沟对我的诱惑可不小,我们常去。同行的有大有小,但在玩水这方面却没有分歧,都能玩到一块儿去。那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,会不会是从山的那头来,它格外的清,格外的凉,捧在手上格外的舒服。水不深,也不浅,对我来说刚刚好。因为玩水总是很晚才回家,虽然离我家不远,但也搞得父亲不太开心。每次都跟我说不要玩得太久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嘴上应付两句,便也没管那么多,一心只想着玩水。

再到后来,我便去了山的那边求学。原来心心念念的山那头还是山,但不仅仅只是山。

偶然一次回到老家,发现没有了泥巴路,到处都是平平坦坦的水泥路,到处都是路灯,来来往往的各种车子。刻着我名字的那棵枇杷树也不在了,连根都没有了,怎么连根都没有了呢?就连那条小河沟都干涸了,怎么会干呢?父亲的坟头上长满了杂草,再也没有父亲的唠叨了,真的再也没有了。我很失望,我也很惆怅,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,无法接受,似乎却也不理所当然。望着眼下的一切,以后下雨天就不怕泥巴黏脚了,也不用害怕黑夜了,更不会无聊得只能数星星了,可我的心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我明白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。可是我又能改变什么呢?

离开老家的时候,在原来那棵枇杷树的位置,我惊奇的发现了旁边一棵长得不大,却很精神的小枇杷树。这让某些许的意外和惊喜!



《色彩》

庆哥 / 摄

宁江渡口

许先尧

挽一抹斜阳,我在宁江渡口等你!

微风初凉,阳光正好!

我喜欢这里,绿草茵茵,鲜花簇簇,徜徉在时而弯曲,时而平缓的柏油小路边,看蓝天听江水,目遇之景,怡人!耳闻之声,怡心!

长江从雪域之巅奔腾而来,在重庆便形成了巨大的平湖,微波荡漾,水天相接,到了巫峡口,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。一条巨龙从文峰观上蜿蜒而下,将嘴伸向水中,这就是巫山八景之一的“宁江晚渡”。此地右吸大宁河之灵气,左纳长江之精华,如今成为城市的新地标和市民的休闲打卡之地。

我在江边,轮船从眼前的江面上滑过,琉璃般的翡翠被划起阵阵涟漪,江面上如撒满了粒粒金子,在碧波上跳跃,静静地沉淀在我的心里。

青山静立,江水私语,我的思绪在游荡。那个扎着马尾辫的你还在那个渡口吗,你青春的笑容还能吹动一江春水吗?那个唱着山歌驾着木船穿梭在渡口的老爷爷还在吗,你嘹亮的嗓子还能惊起一排高飞的鸥鹭吗?

记得那时长江并不是很大,一到秋天,夏天里铺满水的河床大部分也裸露出来了,礁石岩敞开峭口的肋骨,大宁河缓缓地从小山深处蜿蜒而来,融进奔腾的长江之中,两岸的沙洲地很大,沙滩上不时有水鸟掠过。大宁河湍急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,却清澈透明,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见到。从这个渡口,县

城回到对岸江东嘴的居民和江东嘴进城的男男女女们,每天都会乘坐小小的渡船到达对岸。

很多个周末,我也从这个渡口走过!

在夕阳快要落山的那一刻,驾船的老爷爷扯着嗓子吼一曲山歌,这些沙地上还在玩耍的男男女女们立马起身,赶上这最后一渡的渡船。

老爷爷和这渡船在这渡口已经有二十年了,每天每一个小时,他都会麻利地摆弄木制的渡船,娴熟地拴好绳索,用他嘹亮的嗓子长长地吼出一声“坐稳了,开船了!”随后在船头轻轻一磕,船离开对岸,老爷爷在船尾划着桨,渡船在江水上如一叶轻舟掠浪而过,一个掉头便来到对岸,放下跳板,众人下船,老人回以一脸的笑容。有时候老爷爷把船专门开得很慢,刚到河心,金黄的太阳刚好照在小船上,也照在每个乘船的人身上。大家都静静地欣赏这身边的美景,也有极少的客人带有相机专门捕捉这江上的金色波浪,一声声赞叹不由而生。下了船,老爷爷喝一声嗓子,“脚下走好了啊!”

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江水之上,大家还忘不了扭过头去。夕阳斜照在沙滩和江水之上,宁河水上泛起一缕缕的红晕,山羞红了脸,水羞红了脸,船上的老爷爷脸上也泛起了红晕。老爷爷卸下一天的疲惫,悠悠扬扬地哼起了歌来。这歌声如江上跳跃的浪花,在风中掀起阵阵涟漪,一会儿平静,一会儿又激昂起来,一句

一句在渡口上飘荡。

我那时常在周末和伙伴去对岸的青草坡、陆洞洞去耍。每次都要等到太阳斜照老爷爷收最后一渡赶回城里。在那时总觉得河的对岸,有期盼的自由。

我们总是手挽着手走在长江边的鹅卵石上。那些年一到冬天,长江的水便小了很多,一到春天,这河滩的青草便唻的一下绿了,草长得很深,也很绿,我们那时叫这里青草坡。在一些没有长草的沙滩间,稍低的地方会漾起一湾一湾的小水流,不大。鹅卵石混在里面,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方的……各种各样的形态,踩在上面如弹奏钢琴黑色的琴键,时尔快一点,时尔慢一点,偶尔坐在一块较大的鹅卵石上,脚伸在水中,任流水从脚丫子里滑过。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,奋力向远处的水波之上扔去,石头在水面上轻轻滑过,击起点点水花,最后“咚的”一下子钻进水里去了。青草坡很大,我们在上面奔跑,三月的时候,还常在上面放风筝。这风筝挣脱我们手中的线,向远处的巫峡口飞去,奋力地向上鼓动,似乎有飞向文峰观和南陵观的高度,若手中有足够的线,我想我的风筝是可以飞进这头顶上的蓝天的。当风筝越高,我开始慢慢地收线,风筝慢慢地降落,我的目光随着它在山际游走,那是怎样的一幅美妙的画面啊!风筝落在了远处的青草坡上,惊起一滩白鹭,展翅一飞,一排排,在空中跳起了舞蹈。

诗雨

比炉火更红(外一首)

南木子

最先起了一场风
从草莓大棚经过的我们
醉了一样摇晃了很久

在冬天,一个村子喜欢一群人
就给他们一条
雪花一落下来就丢了魂的小溪流

很多事物也呈现出了雪花的气象
比如:
人还在岸边的尘土里
倒影却掉进流水的清澈,不见了

然后,又给他们一炉火
让他们写出的春联,福字
全都带着草木香,烟火气和人味
——尽管他们头上盖着雪

像红灯笼挂上眼角

从此我都将这样认为:
雪后,正午的阳光是最好的愿望

那时我们刚好走出高楼的阴影
似乎正在远离背后的生活

阳光甩开手心的梅花瓣
疯了一样扑向我们
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的拥抱
它的幸福太过巨大

你微微眯着眼,说:好想哭呀
我攥紧你的小手
心里不剩一点儿雪

很多母亲不需要焰火,是因为
在冬天
你有一张,街边的行道树那样
挂上了红灯笼的脸

